

中國文學精華

唐文評註讀本

上冊

唐文評註讀本 卷一

論辨

公獄辨

楊

炯

華陰人。中童子科，授校書郎。年十一，待制弘文館。武后時，與宋之間分直藝文館，終盈川令。張說稱其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著有盈川集十卷。

縉紳先生牧於東郡，繩屬吏有公於獄者。某適次於座，乘間去聲諮其所以爲公之道。先生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

某居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爲決，及退而辨其公。且傳株戀切曰：君所謂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欲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欲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

邱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知解作智詢於愚，或有得也；尺先其寸，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況末世纖狡，內荏外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屬踵而詰之，可謂合於理，未足言公也。若居上者異於見，遠於理，亦隨而鞠之，取協於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謂公哉？

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爲也，爲之不能遠，不由禮之事，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盡心法古，動必本禮，將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爲明，其屬徇己以爲公，是使懷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矣。矧叢棘之內，辛楚備至，何須而不克，而況承執政指其所欲哉？

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己者，吾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其公，無乃瞽者銜縣別諸五色乎？

好同惡異，大官尤甚，而舉劾之權，又操於其手，此袁簡齋所以云：『督撫不聞有諍吏也。』

【註釋】【繩】譽也（左莊）繩息婦以語楚子。【獄】訟案也。【辭牒】獄辭之牒。牒，札也。【退而辨其公】謂辨其公

理之所在也。

【平仲罪邱據踵君】（左傳昭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過臺，子猶馳而造。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

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按：子

猶，梁邱據字。

【叔向譏樂王鮒從君】（左傳襄二十一年）宣子囚伯華，叔向、籍偃、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人皆

咎叔向。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尺先其寸二句】（楚辭）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言寸

雖短于尺，其用有時勝于尺也。【庸】用也。【涓滴】極言水少也。（墨客揮犀）蒲陽壺公山有蟹泉一穴，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

得。【纖狡】纖，細也。小人亦曰細人，亦曰纖人。狡，滑也。【荏】柔也。論語陽貨章：色厲而內荏。【諸獄】言一切訟案也。

【懷倖】非分而得曰倖。懷倖者，存微倖之心也。（中庸）小人行險以微倖。【叢棘】繫囚之處曰叢棘，以棘梏之，防其逃逸也。（易）

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伐】自矜其功也。【街】自矜也。

吳季札論

獨孤及

字至之，洛陽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補華陰尉。代宗召爲左

拾遺，累官至檢校司封郎中，卒年五十三，諡曰憲。著有毗陵集二十卷。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

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

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

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去聲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

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

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鍾通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

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

岐

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以闔廬之凶狡，季子受之不讓，其能安然無患乎？此必不然之事矣。就文論文，推論盡致，思議警闢，足增長讀者無數智慧。

【註釋】【三以吳國讓】吳王壽夢有子四：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

諸樊卒，有命以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及季札，季札復讓逃去。乃立餘昧之子僚爲王。按：札前後凡三讓。【附子臧之義】曹宣公死，庶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討之，將立子臧。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國篡君弑】諸樊之子，九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乃伏甲士於窟室，而飲王僚，使勇士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遂弑之。元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窟室，地下之室也。

【出能觀變】觀變，察強弱也。（史記吳太伯世家）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入不討亂】公子光既弑王僚，季札自晉歸，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入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

【左丘明】魯之太史，與孔子同時，因春

〔秋作傳，世號左氏傳。〕季札事，見襄公十四年。

〔太史公〕漢司馬遷，字子長，武帝時，爲太史令，撰史記一百三十卷。季札事，見吳太

伯世家。

【書而無譏】言二人皆言季札事，而未有貶語也。

【太伯之奔勾吳】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

歷之兄也。季歷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

昌爲文王。太伯遂奔勾吳。今江蘇無錫縣有太伯故城。

【斷髮文身】吳之故俗也。

【至德】〔論語〕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上替】〔晉書武帝紀〕上替下陵，替廢也。

【錯】亂也。

【覆帥於夫差】〔史記吳太伯

世家〕夫差十四年，越王勾踐伐吳，虜太子友。十八年，越敗吳師於笠澤。二十三年，越滅吳，吳王夫差自剄死。

【陵夷】衰微也。

【閔達三句】

〔史記吳太伯世家贊〕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閔寬博物君子也。

【匕首】劍屬，

短而便用，專諸刺王僚用此。

【自牧】〔易謙卦〕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疏〕牧，養也，自養其德也。

【觀周樂】季子聘於

魯，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國風雅頌，季子能辨其國治亂興衰之故。

【戚鍾】〔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

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按：夫子指孫文子。

【蕭牆】猶

言內室也。〔論語〕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掛劍】〔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

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祗】通祗，地神也。

【階禍】〔左傳〕階之爲禍，言自

此養成禍亂也。

韓愈

字退之，鄆州南陽人。擢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在朝鯁直無忌。德宗時，上疏極論宮市。憲宗時，諫迎佛骨，皆坐貶。在外有惠政，卒諡曰文。愈於六經百家，靡不通貫，其文深探本原，闢深奧衍，尤爲後世所宗。其先世居昌黎，宋元豐中，因追封爲昌黎伯。有昌黎文集四十卷。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殖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藎邱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昭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潏虎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引古證今，層層駁詰，足關忌者之口；結束數語，一層逼進一層，文情尤異常遒緊。初學最宜學步。

【註釋】

【李賀】

（唐書本傳）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一。

十七。【有名】謂已有名在辟舉中也。

【皇甫湜】字持正，官至工部郎中，與李翺、張籍齊名。

【言微不稱在二句】孔子

之母名徵在，故二字不並言。見《禮記檀弓》。

【嫌名】謂其音與名相近。

【禹與雨丘與蘆】言禹之子，不諱雨，孔子之子，不

諱蘆也。蘆，草名，烏蘆也。

【周公作詩不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有克昌厥後，及駿發爾私等句。

【孔子不偏諱二

名】如論語宋不足徵也，某在斯之類。

【春秋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諡犯嫌名，不以爲諱也。

【昭王】名瑗，康王之子，

文中作孫，誤。

【曾子不諱昔】《論語》曾子曰：昔者吾友。

【騏期】無考，《圖書集成氏族典》亦引此。

【杜度】字伯度，妙於

章草。張芝嘗云：上比崔杜不足，崔指崔瑗，崔實，杜即指度也。

【漢諱武帝二句】如徵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是。

【濟勢秉

機】謂與太祖之名虎，太宗之名世民，世祖之名暉，玄宗之名隆基，晉相近也。

【不敢言諱及機】代宗名豫，玄宗名隆基，因屬

近代，故諱嫌名。

四維論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精敏絕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擢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爲文益

進，韓愈謂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云有柳州文集行於世。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

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

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

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

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四維只是二維，管子誠不能自圓其說。文之說理透闢，不讓昌黎。或謂管子一書，後人多所竄入，信歟！

【註釋】【四維】（管子牧民篇）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按：維，網維也。網之大綱曰綱，其在四角者曰維。【蔽惡】自掩其非也。【一維絕則傾四句】亦管子牧民篇語。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定周襄王於郊，王賜以原地。晉侯難其守，問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行，餒而弗食，可使守原。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低以畀趙衰。拙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媢。屑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聲平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寵信閹宦，唐代尤甚，軍國大權，入其掌握。文借晉文立議，以守原一問爲貽禍後世，雖似深文，頗得諷諫遺意。

【註釋】

【晉文公】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

【原】周畿內國，今河南濟源縣西北原鄉。

【勃鞞】寺人名，左傳作拔，勃鞞

二字之合音也。

【昇】予也。

【趙衰】字子餘，晉文公反國及霸，皆出其謀。

【媒】狎也。

【忝】辱也。

【狐偃】字子犯，晉

文公舅。

【先軫】城濮之役，將中軍，敗楚師。

【管仲】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豎刁】齊桓公之幸臣。

【衛鞅】鞅，衛人，至

秦因黷臣營監，求見秦孝公。

【弘石】弘恭、石顯，漢元帝時宦官。

【望之】姓蕭，字長脩，爲恭顯所陷，下獄，旋自殺。

【許世

子止】（左傳魯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蓋責其不嘗藥也。按：禮，父飲藥，子先嘗之。

【趙盾】晉靈無道，欲殺其臣趙盾。盾擬逃奔他國。其族人趙穿弑之。春秋之書曰：趙盾弑其君，蓋責其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也。

說鵲

鵲，音骨，鷹屬。

柳宗元

有鵲，曰鵲者，巢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去智切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核隔之俗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寇穀卵，而知攬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

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

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虛誤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

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休，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

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鵂躍，其立趨然，其動若畫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

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鵂者，吾願從之。毛邪翮

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

煦煦者未必果善，翹翹者未必果暴，鵂與梟鵂，其顯例也。

【註釋】【鵂】猛禽也。

【長安】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唐建都於此。

【薦福浮圖】薦福寺，在今長安縣南三里。本

隋煬帝潛藩，後爲蕭瑀宅。唐天授初改爲寺，中有浮圖，俗呼爲小雁塔。

【煖】煖也。

【跂】垂足也。此言垂足之處，爲塔之高狹處。

【仁義器】器，猶材也。鵂不殘鳥，仁也；不忘報，義也。

【鵂卵】生喙曰鵂，未乳曰卵。

【煦煦】溫也。（韓愈原道）煦煦爲仁。

【徐徐】安穩貌。（莊子）其臥徐徐。

【翹翹】高竦貌。

【厲】猛也。

【炳炳而白】似指凶惡之外著者。

【梟】猛禽，似角鵂。

而無毛角，晝潛洞穴，夜出捕食鼠及小鳥。

【鵂】鵂，鵂屬，身小而眼圓大，能於暗中見物，有毛角如兩耳，俗稱貓頭鷹。

【晝畫

神夜】梟與鵂晝畏日光，常夜出。

【鼠不穴寢廟】（左襄）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按：凡廟，前曰廟，後曰寢。

【循牆而走】宋正考父昭云：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見（左昭）正考父，孔子之祖。
【趨然】踉蹌貌。
【聳然】急遽有聲也。

【的然】明瞭之貌。
【革然】謂鳴聲之怪直也。
【太清】天空也。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聲去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苦堅切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猶尤同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丘其切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數十里，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獵，四足而蹄，齧厄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

而飽肉，絺

抽遡切

而清，七正切

裘而煖，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

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

驊

華留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

鳥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

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聖狂之判，判於克罔兩念，形貌求之，神異矜之，誤矣！駿之與聖，兩兩對舉，而義自見。柳文多峭刻，此作較平易，初學爲易學也。

【註釋】

【周穆王】名滿，昭王之子。

【八駿】（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騊駼、綠耳。

【崑崙

墟】黃河發源處，爲亞洲最大山脈之一（水經）崑崙墟，在嵩高西北五萬里。

【騫】按騫者，輕便躁進之貌，與騫之從鳥音攸註

辨貌者，音訓皆不同。唯文人相承，往往以騫爲掀舉之義。

【猶】古文爲尤。見（說文通訓定聲）。

【牛首】（史記三皇本紀）炎帝

神農氏，人身牛首。按此言伏羲疑誤。

【其形類蛇】（帝王世紀）女媧氏蛇身人首。

【俱頭】（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俱。